

欧美畅销系列 · 轻松解读音乐丛书

(加拿大)
戴维·沃尔登 / 著

别塞上耳朵

——现代音乐任你听

为什么大多数人憎恶现代音乐?!

Why Do Most People Hate Modern Music?!

为什么大多数人更喜欢古老的音乐?

Why Do Most People Prefer The Good Old Music?

现代音乐之母

The Mother of Modern Music

多元主义不是一夫多妻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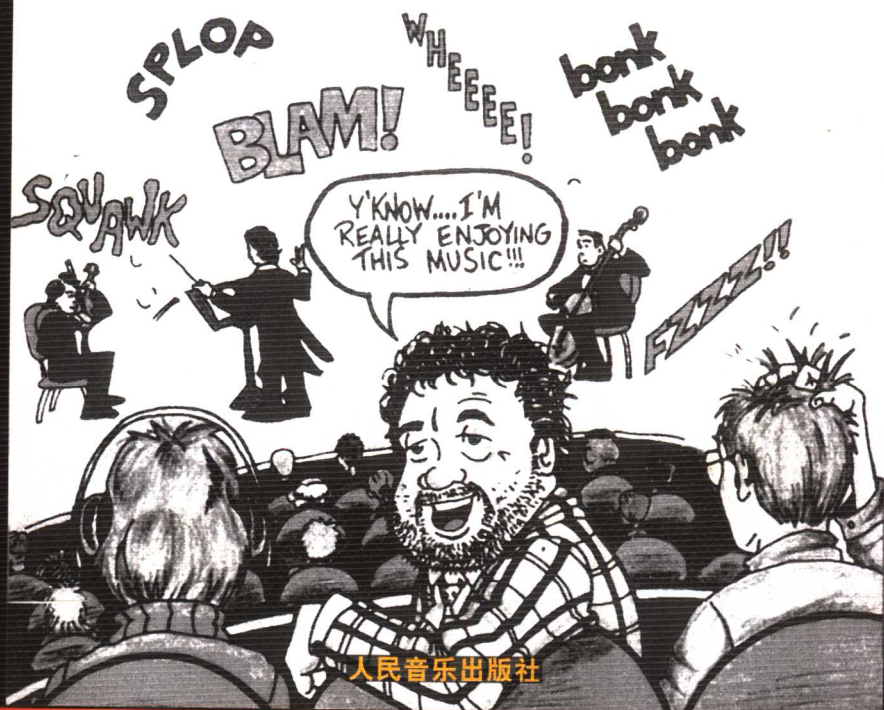
Pluralism Is Not Polygamy

现代音乐的晾衣夹

The Clothespegs of Modern Music

现代音乐和动物王国

Modern Music and The Animal Kingdom



人民音乐出版社

欧美畅销系列 · 轻松解读音乐丛书

别塞上耳朵

——现代音乐任你听——

(加拿大) 戴维·沃尔登 / 著

王 今 / 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塞上耳朵：现代音乐任你听 / (加拿大) 沃尔登著；
王今译. —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4

(欧美畅销系列·轻松解读音乐丛书)

ISBN 7-103-02623-8

I. 别… II. ①沃… ②王… III. 现代音乐… 通俗
读物 IV. J6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4518 号

责任编辑：苏兰生、孙维峰

责任校对：袁 蓓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0-3359 号

How To Listen To Modern Music Without Earplugs

本书由加拿大 Sound And Vision 授权出版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036)

Http://www.people-music.com

E-mail:copyright@rymusic.com.cn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5 1 插页 6.25 印张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45 册 定价：10.2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8278400



前 言

说个故事，著名的英国指挥家托马斯·比切姆爵士曾被问及是否指挥过斯托克豪森的作品。他的回答是——“没有，但有一次我踩进去了。”

像所有真正严肃的题目一样，现代音乐也是幽默的好材料。各地的乐手们都可以讲出一些轶事，是作曲家们要求他们所做的一些陌生的和怪兮兮的事情。没有人比音乐家对音乐更感兴趣——本书就是证明。顺便提一句，在书店里，你应该立即买下它，因为当你看它的时候，会被保安当作顺手牵羊的嫌疑犯紧紧盯住。为什么？因为任何对现代音乐发生兴趣的人都会让人觉得可疑。

我最喜欢的趣事，是有关伦敦英国广播电台交响乐团那位小号手的。一天，他在排练一首新的当代作品时，拖着懒洋洋的伦敦腔说道：“上次我们演奏它的时候，它叫什么来着？”

1992年在温尼伯湖，首届杜莫里埃新音乐节的乐队排演时，一位乐手问我“大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些东西？”事实上确实如此。我总是被现代性中最杰出的东西激发起兴趣，被它们所引诱，它们向我挑战，使我不断地扩展，使我强壮。

我属于那种并不在乎听众是否喜欢其作品的音乐家。当然，这是个玩笑，你可别当真啊。

不过说实话，现代作曲家和他们的作品经常弄得我时而愉快，时而苦恼，时而愤怒，时而困惑，时而又惊讶。

在“温尼伯交响乐团杜莫里埃新音乐节加拿大作曲家比赛”（一个播音员难以记住的标题——而从2000年开始，它将变得更长：“由投资者集团赞助的温尼伯交响乐团森塔拉公司新音乐节加拿大作曲家比赛”）上，我们做了一个剧场中的规定，就是作曲家们不能在现场听众前对着麦克风讲话，除非他们被采访。那是他们能够被合理打断的惟一方法。我们中有多少人亲身经历过新音乐事件，而听到的仅仅是一个作曲家花费无数心血做出的博士论文（有非常详细的技术细节）的缩写版本？那音乐听起来似乎在演出之前已经经过了某种委员会的篡改。

不，不，绝对不行。

有一个非常好的英文单词来形容这样的活动——欺骗行为（humbuggery）。遗憾的是，因为可能引起古怪的联想^①，这个词逐渐被废弃了。我的《钱伯斯辞典》中将humbuggery定义为“空虚，伪装”，humbuggery是强人所难的骗子。多么伟大的语言呀，我们应该尽情地使用它！

戴维·沃尔登以一种歪曲的幽默和对于谬论的犀利眼光，使现代音乐中的许多欺骗行为更为显而易见。例如，我们可以去看看第16章及其列出的听众指南——“从还不错的（O. K.）到有些乖僻的到最出格儿的”。

在最近的三个月中，我同沃尔登的分类中所列出的第一类作曲家“共餐共饮”，享受他们的音乐，这令我感到非常愉快。（我想那就是所谓“折衷主义者”的品味吧。）

是的，沃尔登，你是完全正确的。“倾听米开朗基罗……关于最高限度”，罗马教皇说的其实更容易。作为双方共同的委托人，我可以为

① bugger 意为鸡奸。——编注



申请人和陪审员双方的挫折作证。一个人怎么做决定？沃尔登敏捷地指出，在音乐中有一种技巧称为“不确定性”，部分行动取决于偶然性。为什么不在接受的过程中试试这种方法呢？好，作为一个事实……

在第 50 页，沃尔登谈到了萨蒂的《游行》及马西尼所做的舞蹈编导处理。1976 年，当时我只是伦敦节日芭蕾舞团（现在的英国国家芭蕾舞团）的一名初级音乐职员，在《游行》重演时，我被指定与马西尼一起工作。在那个演出季，有大量优秀的配乐进行公开投标。

作为剧团最年轻的指挥，我得到了这一个机会。我想像着向马西尼询问为什么用打字机？为什么要汽笛？为什么这么乱？然而，当我见到了这位编导老头并提出异议时，我想如果我能够把这次演出做成像他年轻时那样辉煌，我将会多么幸运，没准儿还可能因为我的年轻直率而获得谋生的机会呢。

我依然在等待。同时我认为，从沃尔登幽默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收获。它是一本非常精巧的书。你会不知不觉认识大量的技术术语，它们会对你费力的倾听有所帮助。像所有伟大的幽默一样，他的笑声后面是渊博的知识和学问。此外，我还要将你一军：你能不能从字里行阅读出沃尔登的言外之意，并努力找出，在那些不幸被讽刺的作曲家中有的是戴维·沃尔登的真爱呢？

通过对荒诞的欣赏，我们期望能够理解到一些非凡的东西。

谁知道呢？在你读这本书时，你可能已经开始在对新音乐做另一种尝试了。

记住，现在是后现代时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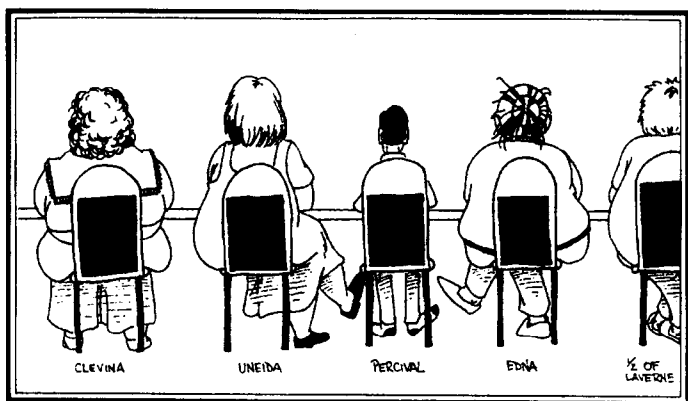
布兰威尔·托维

加拿大，温尼伯

1999 年 4 月

题 献 词

这本书是献给安大略省切里的欧洲防风草与艺术节中心委员会的，说得更清楚一点儿，就是献给埃德娜、拉维恩、尤内达、克莱温尼娅、弗洛、威尔玛和珀西瓦尔（当前的成员）的。



弗洛和威尔玛没地儿了

安大略省切里对活着的作曲家（比如我自己以及荣尼·弗拉德这样的作曲大师）的音乐作品演出的支持与鼓励，令我们感到受宠若惊。

至少每两个月一次，来自市郊的芦笋种植者、芜菁甘蓝的分装员、孔雀驯养者及汉堡包特许经营权的所有者（仅仅是几个例子）



们，急切地赶到四角福音诗大厅来听新作品的首演 (或是被要求的再演)。他们的评论和反应，他们对演出内容的议论(从卷心菜到康乃馨)，对安大略省切里周围**活的**和**现代的**音乐的成长有着难以估量的贡献。

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坚决的支持，所有这些都不会发生，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作曲家中的许多人仍将被忽视，没有薪水，得不到肯定，为生活所迫，我们将不得不像锄地者，或是搬运工，摆摊儿的小贩那样去找工作，这会让我们感到太多的沮丧。

所以，对上面提到的那几位可爱的女士 (还要加上珀西瓦尔)，对你们为发展中的圣 - 塞西丽亚——音乐——所作出的贡献，我
不胜感谢！

作 者

我不需要做介绍，雪莉^①

如果有什么事能让大师极度恼怒的话，那就是不必要和/或多余的重复。我再说一遍，重复真的让他心烦意乱。我刚刚向他询问了一两段做开场白材料的问题，他就鼻子一哼，非常粗暴地甩出一些听不懂的日耳曼短语（绝对是粗俗的德语）。然后他大声地嚷嚷：“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买你的第一本书——怎样在任何人的第二乐章都保持清醒——你要说的那里面都有。”他一边说一边跺着脚向谷仓/车库而去，这样的噪声从这个双用途的建筑里发出来，足以令任何体面的男人、女人——或是绵羊，都充满对上帝的敬畏。

所以，怕你还没有买到前面提到的我那本书，我就瞒着他，悄悄地迅速地做个最简短的概要——关于**我们是谁**——这样你就会了解我们是何许人，我们从哪儿来，以及，我们要去……（至少可以达到所有这本书所涉及的。）

你可以在切里奶酪厂工作多年，也可以假装在艺术上久经世故，但你仅有的那么一点儿修养只存在于你的酸奶里！我们互相介绍了至少 60 万次，而你却仍然面无表情地问：“我们曾经……啊……见过吗？”是的，我们见过，雪莉，但我想起来就恶心！你太知道

① 这不是印刷排版上的错误！这是给你的一个特别的参考，雪莉·勋慈（Shirley Schuntz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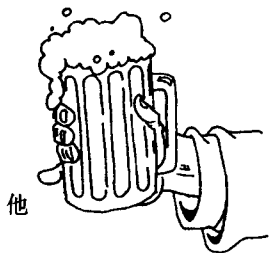


我是谁了。你不用摆出一付趾高气扬的样子(除非林堡干酪可以作为身份的象征)。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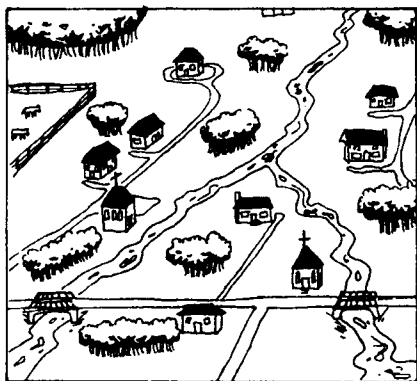
我 安东·E. 达林教授,理学士

理学士安东·E. 达林教授,毕业于安大略省切里的“侃大山大学”(B. S. U.),我在那儿作曲,写文章,教书,做肥料,还从事一些半农业活动,比如把芦笋杆儿切成细条儿或培植甘蓝等,但首先是非常愉快地接受我的导师的教导,他就是大师柯里·阿尔巴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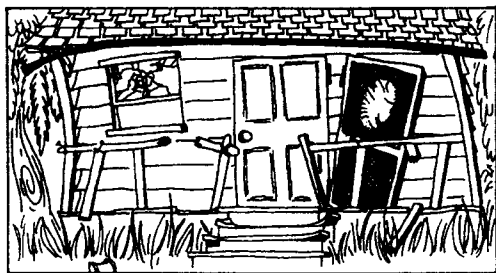
他

艺术大师柯里·阿尔巴尼, L. C. B. O. 他对拍照和画像都有些不好意思



鸟瞰

L. C. B. O.，卓越的学者和音乐理论大师——一名指挥家、作曲家、演讲者和装有大量音乐与艺术上的学识与洞察力的冒着泡儿的大罐子。并且，他是一个锦衣玉食者，在文化及智能上都鹤立于那种半乡村似的平凡环境，在一种田园式的背景下，大自然所引发的本性喜悦混合着艺术与音乐的优雅气味，制造出一个多彩的，由那些文雅又充满智能的乐趣所组成的万花筒，从小牛肉饼伸展至德彪西的月光。那是一个特别的，在我们通常的感受之外的地方，我们轻轻地唤她做属于我们自己的不大的领地，有一个谷仓（兼做车



朦胧国阳台



库),一块简陋的地,就在城边儿,离小文人筒仓不远,大师和我住在那儿。露杰塔是我们体格强壮的助手,难得的学生,总管家,忠实的旅伴,并通常帮我打字。我必须马上说明的是,她所做的绝对是与星星有关的(杰出的)工作,因为在一些夜晚,当大师和我在“牛和乳房”酒馆儿喝下一或是两大肚瓶的 Stony Ripple,谈论到一些微小细节时,我的话已几乎无法辨认。而露杰塔理解这些话的水平已远远超过了我,这令我既惊讶又充满了感激。



露杰塔·提加登

我们三个住在这儿享受着田园风味的快乐,喝咖啡的奶盅与合组歌,联合收割机与大协奏曲,阿尔宾诺尼和芦笋切割机,快速小步舞和新鲜的肥料,圣-塞西丽亚与金丝桃,这些把我们这个小小的三人组拥在怀里,并且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以继续完成这个系列中我的第二本书,就是“*How to Clisten With moderate Mucus Without Noseplugs*”(不要鼻塞子,适度的胶水怎样发光)。^①

① 亲爱的读者,我必须马上道歉。露杰塔喝了不少醋栗酒,因此没有在她的老古董“好利得”打字机上做拼写检查,于是上面那醉醺醺的书名就溜了进来。请核对一下扉页上正确的书名,而我,必须继续我的书……

插 一 嘴： 留在记忆中的舞台上——怀念老友

怀着足有一吨重的真诚的悲痛心情，我向您宣布露西和毛德去世的消息。虽然他们始终是坚定而勇敢的老牛，可仍然不得不屈服于那最终都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死亡。

唉，11月一个雾气蒙蒙的晚上，露西被大师当成了一丛杂乱的灌木或是模糊的荆豆棵子或干脆就是一个乱石堆。那个漆黑的夜晚，跟老男孩儿乐队（平均年龄83岁）一起排练完（紧张却毫无效果）波罗维茨舞曲（Polyvetsian Dance）之后，大师正试图把破烂不堪的老爷车德索托开进谷仓/车库。由于排练时，乐队那浑浊的节奏，简直跟斯拉夫节拍完全不着边，逼得他们那不知疲倦的指挥先生——大师阿尔巴尼，直奔“牛和乳房”，要了一杯 Stoney Ripple 一饮而尽，这样才能让他那被搞得一团糟的敏感的音乐知觉麻木一下。当他回到朦胧国时，在那杯下肚的烈酒和浓浓的雾气之间，他根本无法区分出是灌木丛还是靠在那儿休息的露西。尽管大师从未提起他从可怜的老露西身上“辗过”，但最大可能的事实就是这样，这也是他后来“迷失”的惟一重要原因。关于这里提到的“迷失”，我会在下面予以解释。但这只是对两位动物界的亲爱的朋友的纪念——而我不会偏离我的航线。

相反，毛德死得简单而安静，在她的垂暮之年，升入了天上的畜栏。她的地方太窄，而她，唉，又太宽了，我们认识到它已经去了



的时候,已经是几天以后了。当那奇怪的味道冲着朦胧国厨房的门飘来时,我们起初都认为是露杰塔的事儿。就是说,她正在腌制她那著名的甘蓝片儿,而我们认为她又搞错了配方(她曾干过这样的事)。但不久,我们就发现毛德那副老骨头轻轻地倒在了地上,我们给了她一个像样的牛葬礼,把她埋在了谷仓/车库后那棵患了病的老榆树下面。然而,幸运的是,我们那两位死去的动物朋友的位置,现在已经由克里夫和克拉丽斯代替了,那是一对可爱的荷兰老乳牛,它们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还有——很少的牛奶。

好了,露西和毛德,这就是给你们的。你们在天上的牧场里一定够爽吧,再也不用受挤干奶头儿的苦了。

让我清楚地声明,从一开始……

让我清楚地声明,从一开始,我自己就是一个现代音乐作曲家,因为有兴趣写一部鼓励您,亲爱的读者和我们最引以为荣的声音艺术——即音乐的热爱者——去倾听属于自己的现代音乐的书^①,而可能在论战中遭到非难!

这听起来有点儿离谱儿——大师——我叫他柯里,一天晚上在“牛和乳房”喝了太多的 Stoney Ripples 后,曾指导我进行一种身心的锻炼,是关于能够使你自己超越自身诸多的不良嗜好,并且表现出更为豁达而豪放的形象。

亲爱的读者,事实上那正是我要做的——保持一种充满胆怯而又平常的无私之心(或是与它相近的心态)。我将以我用在检验我的音乐会运转情况中的大无畏的探照灯来进行探究和督促,所以这是对我自己的音乐的促进,且没有一点儿私心

我可以马上向你保证,这不是一个守旧的老古董的抱怨:“事情为什么都和从前不一样?HMMMM???”^②

是的,先生!这是

a) 一份敬献

① 书名是:怎样在任何人的第二乐章都保持清醒

② 感谢你的两封信。但除了你的人,埃文·托恩奎斯特。我认为你的漫骂是怀恨在心的,典型的咬牙切齿。啧,真不错。



- b) 一个爱的召唤
- c) 一个挑战
- d) 来自谷仓的房梁上的一声呼喊

为了把自己

向现代音乐袒露也就是说，很快你就将会迫不及待地扔下六块五毛三，买一张四角福音诗大厅最佳座位的票（除了13F座，因为那儿有一个刺儿，会把你身上那些织布机的成果撕个大口子）以倾听到一位活着的作曲家墨迹未干的最新作品。

我承认，从一开始，今天的音乐就处于些许的混乱状态中！

有一些作品在原地打转儿，因为如果他们（作曲家）发牢骚，就不会通过政府的检查了。他们就是有些“变味儿”，或者换句话说——还是继续塞着你们的耳塞吧！

然而，

在那些糟糠中有非常可爱的小麦粒儿。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柯里·阿尔巴尼大师总是这样说，特别是在穿上晚礼服的时候。“如果你的音乐体验还停留在巴赫或就算到了勃拉姆斯和柴科夫斯基，那么你简直还没活过（从音乐上讲）。”

你们当中读过我第一部书的人，一定还记得我的远房表哥密尔沃恩·温切那句精辟的话，在西南阿肯色州的克莱斯勒小部件经销商代表会议上，他说：音乐是一个遥远海岸上的一只奇怪的小鸟儿。

这肯定是对现代音乐最真实的描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音乐从来就没有这么“奇特”，那“音乐之鸟”从未像我们生活的时代之音乐这样飞得更高更远，也从未离我们如此遥远，现代音乐，就像人类登上月球，而还要更远。

那么，让我们扛起炸药包，举起火把，向前突围，并且开始考虑，甚至马上就开始

倾听

现代音乐

(或是在周围活动)

以及

今天的高科技